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事

復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為人宗仰一切世人并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剽掠剝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嬈從旦被縛至於日中轉到日沒晦冥大闇夜行禽狩交橫馳走野狐群鳴鵄梟雊呼惡聲啼叫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汝等善聽人命促短如河駛流設處天堂不久磨滅況人間命而可保乎命既不久云何為命而毀禁戒諸人當知人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具信心難生此一一事皆難值遇辭

如昔適值浮木孔佛之正道不同於
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報修
行佛道必獲正果云何憍惜如此危
脆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佛語現
世名聞具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掐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為甚難 戒相極眾多 分別曉了難
如叢林棘藂 處中多傷毀 遇劣不堪任
護持如是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
動轉恐絕於草傷犯禁戒自相謂言
我等修行亦如彼稱均平處所不令
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處執志不虧
如別偉健以斯賤命當貿貴法人天
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更無所趣
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從昔來 造作眾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婬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牟尼及雜大　麥處會衛等　為他所殺害
貴身無涯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　今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此日光　曝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諸惡獸
摑裂我手足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
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
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遊出田獵漸漸
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
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為是
尼揵為是沙門作是念已遣人往看
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
審知釋子沙門何故知之右肩黑故
使即還返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
尼揵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為賊所劫　慚愧為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

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
即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　猶如鷄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為火焚　犛牛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轉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呪所迷惑　為是苦行耶　為自厭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荅曰
此草甚脆弱　頓絕亦不難　但為佛世尊
金剛戒所縛　守諸法禁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為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能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為力　持戒為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隥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介時國王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草 大莊嚴論卷第三 二張 寺

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己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一切是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舩舫破壞介時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悴懼為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介時年少即便思惟如来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澓波浪大海之難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　為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為順佛語故
捧板遺身命　若不為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渡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人天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受
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
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
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
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讚比丘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号尒為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眾伴及財寶
得免大艱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無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眾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未為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為難　未獲於道跡　處於大怖畏
捨己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為而能為
此最為希有
復次若不見道跡雖復多聞不能得
拔生死之苦是故智者應求見諦我

昔曾聞兄弟二人俱共出家兄得羅漢弟誦三藏時彼羅漢語三藏言汝可坐禪三藏報曰我當坐禪羅漢比丘復語之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夫行道者如救頭然即說偈言

今日造此事　未必到明旦　人命不可保
宜速修善業　死大軍来至　無可求請處
若其命終時　不知從何道　冥冥隨業緣
莫知路遠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汝言明當作　斯言甚虛妄　死虎極暴急
都無有容縱　一旦卒来到　不待至明日
死王多殘害　汝應生怖畏　當知身危脆
命速難可保　應勤觀內身　捨棄多聞業
未離世解脫　超拔生死根　死若卒至時
悔熱無所及　今若見道跡　後無悔熱患
佛法中堅實　所謂得道跡　多聞業虛偽
應捨莫愛惜　雖多聞博達　不獲道跡者
譬如盲執燈　照彼自不覩　若欲求自利
必須見道跡　處眾師子吼　言辭善巧妙
敷演諸法相　分別釋疑難　能令聽法眾
皆發歡喜心　又使一切人　悉得於調順
雖有如是事　臨終心錯亂　墮於惡道中
智者所嗤笑　汝之所說法　言詞字句滿

次第說因果　美味悅心意　甜如甘露藥
雖能作斯事　不能自調順　未斷三惡趣
自求得解脫　空用是事為　凡夫不可信
亘速求見諦　汝有大名稱　咸云善說法
雖有空名譽　於汝將何益　當觀察內身
嘿然修禪定　昔來多聞者　其數甚眾多
無常所遷謝　存者極鮮少　勤苦求名譽
雖得復散失　佛說有為法　一切悉無常
過去恒沙佛　成就三達智　除滅於三障
一念觀三世　斯等諸世尊　名聞滿十方
今皆般涅槃　名字亦隨滅　是故汝今者
應勤修精進　捨離於名稱　專求於解脫

三藏答言正尒當作未久之間身遇重病恐命將終深生悔恨而說偈言

愴哉我今日　於佛聖法中　戒聞雖具足
而不得見諦　我今若死者　與狗亦無別
洄流沒生死　如彼陶家輪　我今可哀愍
未得證道跡　師長垂慈矜　勸我學禪思
我不奉法教　都不習少分　是故於今者
不得見真諦　我執釋迦文　大明之法燈
而為無明盲　不能自照了　以不能照故
永沒生死苦

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咸來瞻視見其

悉懼皆悉驚愕各作是言汝寧不聞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第九張 字
佛之所說多聞之人有智慧力能於
無縛是故汝今不應憂怖時病比丘
即從說偈答同學言
我先蒙教誨　當習坐禪法　今日至明日
懈惰自欺誑　念此一生中　空過無所獲
是身如聚沫　我不深觀察　精勤為堅實
不覺死卒至　專著多聞法　生死取勝想
忽為死所吞　悔恨無所及　如修多羅言
應當習坐禪　專精莫懈怠　戒經之所說
佛有如是教　不能隨順行　悔熱火所燒
今我心燋惱　我今甚闇劣　猶如蠶處者
於彼六道中　不知趣何道　未知將來世
得聞佛語不　周迴三有中　為趣何等人
亦不知未來　為希何事業　或能表大惡
興起於三毒　不修諸善事　但造於眾惡
嗚呼大苦哉　我為自欺誑　已得離諸難
應獲出世道　云何為癡悞　放逸而自恣
時諸同學聞說偈已重安慰言汝既
多聞又堅持戒宜應自寬何為憂怖
病至如是病比丘言我今病困諸賢
見捨必死無疑涕泣流淚而白兄曰願
少近我由我愚惑不奉兄教今者病

篤必就後世 願兄垂慈當見拔濟令

離大苦即說偈言

同處佛法中 汝稱沙門賢 數數識我

愚劣不承順 我以斯事故 倍復生悔熱

盛夏暑蒸氣 猛焰燒難然 我之背恩教

悔熱復過彼 我今無所恃 唯當歸依汝

汝後受身時 觀察眞志我 令後值佛法

復還得出家 不虛著法服 願必獲道果

學問諸餘業 捨之不復為 專精求解脫

更無餘志求 假使將來世 求於見諦者

皮肉及筋骨 髓脈消乾竭 身命雖自在

終不捨解脫 又願未來身 常勤修善法

晝夜六時中 精進初不廢

時病比丘說是偈已 心懷惶悸其兄

見之生大憂愍而作是言善哉善哉

子今乃能深生悔恨發于誓願但先

教汝不用我語驚悔於後將何所及

而說偈言

疾病以困篤 大命不云遠 支節皆舒緩

刀風解其形 湯藥所不療 醫師捨之去

左右咸稱言 怪哉決定死 諸親婦女等

對而悲啼哭 臨終大恐怖 驚畏甚難喻

設當平健時 知死有斯苦 誰不發道意

克獲解脫果　盛年無患時　懈怠不精進
但營衆事務　不修施戒禪　後遭重病疾
諸根如火然　臨為死所吞　方悔求修善
彼病比丘即便命終還生人中時阿
羅漢以天眼觀知其生處數到其家
此兒漸大乳母抱持將詣僧坊至羅
漢所捉兒不堅失手撲地頭打石上
兒大瞋恚捨身命終墮地獄中時阿
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見在地獄
生苦難處即說偈言
嗚呼大毀敗　生處難可救　佛力尚難拔
况我能救濟　繫心慧無漏　非苦所能修
地獄中苦惱　無有暫樂心　尚無暫樂心
云何得繫念　以無繫念故　不得慧無漏
如是之難處　云何可救拔　地獄受大苦
不可以方喻　設復強為譬　人中死為苦
少可得為喻　彼苦恒過此　如火著乾薪
無有暫冷時　地獄苦亦尒　無有暫憩息
地獄中陰身　皆如融鐵聚　熱惱燒然苦
不可得稱計　宜應除懈怠　晝夜不休息
勤修於正道　必使盡苦際　是故先修道
克獲解脫果　然後以多聞　而作妙瓔珞
復次見此事已應生驚悟尊豪盛無

將帶者我昔曾聞栴檀罽尼吒王將
欲往詣罽尼吒城於其中路見五百
乞兒同聲乞匃言施我王聞是語
便生悟解即作是念彼覺悟我我於
往日曾更貧苦今若不施後亦如彼
即說偈言

由其先世時　多饒錢財寶　說言無可施
今獲斯貧賤　設我今言無　後亦同於彼

時有輔相名曰天法下馬合掌而白
王言此諸乞兒咸言如我王答臣言
我聞其語然我所解與汝有異汝之
所解謂為乞索錢財雜物我所解者
當為汝說汝今善聽即說偈言

此諸乞兒等　故來覺寤我　以斯貧賤形
示我令得見　自言受此身　慳不惠施故
放逸所欺誑　受是苦惱形　愚劣諸乞兒
示我如此義　自言曾為王　猶如星中月
寶蓋覆頂上　左右眾妓直　侍從悉莊嚴
聞者皆避路　雖有如此等　種種眾妙事
由不布施故　今受貧賤苦　福樂逆汝心
不覺後有苦　人帝應當知　我今甚毒苦
亟當修布施　莫使後如我

輔相天法聞是偈已深生歡喜合掌

自主如佛言曰見他受苦當自觀察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 第十三張 淨
王來今者實合佛意見彼乞兒則能
覺悟善哉大王意細乃今能覺是事
善解分別佛所說義大王稱實能持
大地真是地主不虛妄也所以者何
能善分別佛法深義聰慧明達是故
稱王為大地主即說偈言
地主常應念 無意為無上 無意難可恒
能自利亦難 人身極難得 信心亦難生
財寶難可足 福田復難遇 如是二事
極難得聚會 譬如大海中 盲龜值浮孔
如斯之難事 大王盡具有 是故於今者
不應恣心意 人身如電光 暫容不久停
雖復得人身 危脆不可保 [illegible]
諸節皆舒緩 雖有四威儀 進止不自由
眼目已上瞑 將為死毒中 親屬在其側
觀之咸悲泣 以手觸其身 [illegible]
既見親附者 益更增悲感 失定意已去
涉入死長途 雖有衆財物 不可為資糧
諸脈斷絕時 顏色皆變異 命未得復已
如油盡燈滅 當入死如時 誰能往作施
持戒及忍辱 精進禪智等 如斯時未至
宜應勤用心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第十四張　事

復次若命終時欲賷財寶至於後世
無有是處唯除布施作諸功德若懼
後世得貧窮者應修惠施我昔曾聞
有一國王名曰難陁是時此王聚積
珍寶規至後世嘿自思惟我今當集一
國珍寶使外無餘貪聚財故以自已
女置婬女樓上勑侍人言若有人賷
寶來求女者其人并寶將至我邊如
是集斂一國錢寶悉皆蕩盡聚於王
庫時有寡婦唯有一子心甚敬愛而
與此子見於王女儀容瓌瑋姿貌非
凡心甚耽著家無財物無以自通遂
至結病身體羸瘦氣息微惙母問子
言何患乃尒子具以狀啓白於母我
若不得與彼交往定死不疑母語子
言國內所有一切錢寶盡無遺餘何
處得寶復更思惟汝父死時口中有
一金錢汝若發塚可得彼錢以用自
通即隨母言往發父塚開口取錢既
得錢已至王女邊尒時王女遣送此
人并所與錢以示於王王見之已語
此人言國內金寶一切蕩盡除我
庫中汝於何處得是錢來汝於今

盡無

者必得伏藏種種搒楚徵得錢處
此人白王我實不得地中伏藏我
毋示我亡父死時置錢口中我發
塚取故得是錢時王遣人往撿虛實
使人既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然後
方信王聞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
一切寶物望持此寶至于後世彼父
一錢尚不能得賫持而去況復多也
即說偈言

我先勤聚集　一切眾珍寶　望賫諸錢物
隨已至後世　今觀發塚者　逕奪金錢取
一錢尚不隨　況復多珍寶　復作是思惟
當設何方便　得使諸珍寶　隨我至後世
昔者頂生王　將從諸軍眾　并象馬七寶
悉到於天上　羅摩造草橋　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昇天　無有諸梯隥　欲詣楞伽城
又復無津梁　我今無方計　持寶至後世

時有輔相聰慧知機已知王意而作
是言王所說者正是其理若受後身
必須財寶然今珍寶及以象馬不可
賫持至於後世何以故王今此身尚自
不能至於後世況復財寶象馬者乎
當設何方令此珍寶得至後身唯有

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福報資
人必至後世即說偈言
莊嚴面目者 臨水見勝好 好醜隨其面
影悉現水中 莊嚴則影好 垢穢則影醜
今身如面貌 後受形如影 莊嚴形戒慧
後得可愛果 若作惡行者 後受報甚苦
信心以財物 供養父母師 沙門婆羅門
貧窮困厄者 即是後有水 於中見面像
施戒慧業影 亦復彼中現 王有衆營從
宮人諸婇女 臣佐及吏民 音樂等倡妓
如其命終時 悲戀送塚間 到已便還家
無一隨從者 後宮侍直等 庫藏衆珍寶
象馬寶輦輿 一切娛樂具 國邑諸人民
苑囿遊戲處 悉捨而獨逝 亦無隨去者
唯有善惡業 隨逐終不放
若人臨終時 喘氣麤出 喉舌乾燋 不能
下水 言語不了 瞻視不端 筋脉斷絶
刀風解形 支節舒緩 機關止廢 不能
動轉 舉體酸痛 如被針刺 命盡終時
見大黑闇 如墜深坑 獨遊曠野 無有
儻侶 唯有修福 為作親伴 而擁護之
若為後世 宜速修福 即說偈言
若人命終時 獨往無伴黨 畢定當捨離

所愛諸親友　獨遊黑闇中　可畏恐怖處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第十五張　中
親愛皆別離　孤榮無徒伴　是故應莊嚴
善法之資糧
為滿此義故　婆羅留支以六偈讚王
即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積聚如雪山　象馬眾寶車
謀臣及呪術　專念死時至　不可以救免
宜修諸善業　為已得利樂　回如青蓮者
應勤行戒施　死為大恐畏　聞者皆恐懼
一切諸世間　無不終沒者　以是故大王
宜應觀死苦　回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人命壽終時
財寶不隨逐　壯色及盛年　終不還重至
回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弥力那侯沙　耶耶帝大王
及毛豆摩羅　娑伽跌利不　翅離舍勢夫
踰越頻世波　如是人中上　眾勝大王等
軍眾及群官　悉皆滅沒去　欣感相續生
意念次第起　回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使已受快樂　宜勤行戒施　財寶及榮貴
此事難可遇　福祿非恒有　身力有增損
一切無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難事
令悉具足得　回如青蓮者　應具修諸善

使已受快樂 宜勤修戒施 勁勇有力者

能越渡大海 專念健丈夫 能超度諸山

設作如斯事 未足名為難 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為難

復次此身不堅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養尊長是則名為以不堅法易堅固法我昔曾聞弗尼種中有王名曰阿育信樂三寶若於靜處見佛弟子不問長幼必為下馬接足而礼尒時彼王有一大臣号名耶賒邪見不信見王礼敬諸比丘等深生謗毀而白王言此諸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非諸刹利及婆羅門亦雜吠舍首陁羅等又諸皮作及能織者巧作塼瓦剃鬚髮師亦有下賤旃陁羅等大王何故而為作礼王聞是語默然不報別於後時集諸大臣勑諸人言我於今者須種種頭不聽殺害仰汝等輩得自死者即語諸臣汝今某甲仰得是頭復告某甲仰得彼頭如是展轉遍勑諸臣仰得異頭不聽共同別告耶賒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各各皆使於市中賣如是頭等餘頭皆售唯

有人頭見者惡賤遠避而去無肯買
者衆人見之咸皆罵辱而語之言汝
非旃陁羅夜叉羅刹云何乃提死人
頭行被罵辱已還詣王邊而白王言
我賣人頭不能令售返被呵罵王復
語言若不得價但當虛與時彼耶賒
尋奉王教入市唱告欲虛與人市人
見已復加罵辱無肯取者耶賒慚愧
還至王所向王合掌而說偈言

牛驢及象馬　猪羊諸畜頭　一切悉獲價
競共諍買取　諸頭盡有用　唯人頭穢惡
無有一可用　虛與不肯取　而返被呵罵
況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汝賣人頭何故不售耶賒
白王人所惡賤無肯買者王復問言
唯此一頭為可憎惡一切人頭悉可
惡乎耶賒答王一切人頭悉可惡賤
非獨此一王復問言如是我頭亦復如
是為人惡耶耶賒聞已懼不敢對默
然而住王復語言我於今者施汝無
畏以實而說我今此頭亦可惡耶耶賒
對曰王頭亦尒王復語言為審尒不
耶賒復言審尒大王王告耶賒若此

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汝今云何
自恃豪貴種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
遮我礼敬沙門諸釋種子即說偈言
唯有此人頭　見者咸譏呵　賣之無所直
虛與惡不近　遙見皆生瞋　言不祥鄙惡
此頭臭血汙　鄙賤甚可惡　以斯下賤頭
貿易功德首　雖向彼屈申　毫釐無損減
王告耶賒言　汝雖見比丘　雜種而卑賤
不能觀其內　真實有道德　汝愚癡邪見
迷惑錯亂心　計已婆羅門　獨有解脫分
自餘諸種姓　無得解脫者　若欲為婚姻
當求於種族　若求善法者　安用種族為
若其求法者　不應觀種姓　雖生上族中
造作極惡行　衆人皆呵責　是則名下賤
種族雖卑微　內有實道行　為人所尊奉
是則名尊貴　德行既充滿　云何不礼敬
心惡使形賤　意善令身貴　沙門修諸善
信戒施聞具　是故可尊尚　宜應深恭敬
造作惡行者　汝今寧不聞　釋種具大悲
牛王正道者　所說之法耶　以三危脆法
貿易三堅法　佛無有異語　故我不敢違
若違世尊教　不名為親善　譬如壓甘蔗
取汁并其滓　人身亦如是　為死之所壓

死骸委在地 不能復進止 供敬修諸善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第十張 事

是故應當知 以此敗壞身 貿易堅牢法
猶如火燒舍 智者出財物 如水浸伏藏
亦應速出實 此身終敗壞 宜貿易堅法
愚人不分別 堅與不堅法 死軍卒來至
如入摩竭口 當於如是時 驚恐大怖畏
如酪取生酥 及以於醍醐 取已酪瓶破
不生大苦惱 此身亦如是 取其堅實善
於後命盡時 終不生悔恨 不修諸善行
憍慢而縱逸 死法卒來至 破身之瓶器
其心極燋熱 猶為火所燒 憂結喻如火
酪瓶喻如身 汝不應遮我 修善取堅法
愚癡黑闇者 自言我尊貴 我執十力尊
言說之燈炬 照察己身中 貴賤無差別
皮肉筋骨等 三十六種物 貴賤悉同等
有何差別相 名衣及上服 眾具有別異
智者宜勤身 作恭敬礼拜 役使行諸善
是名取堅法 何故說斯者 此身如雷遄
泡沫及沙聚 芭蕉無堅實 如此危脆身
修善百劫住 堅於須弥山 及以於大地
智者應如是 貿易堅實法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